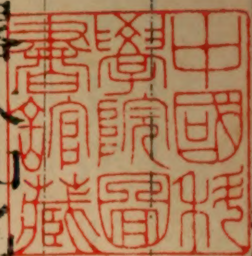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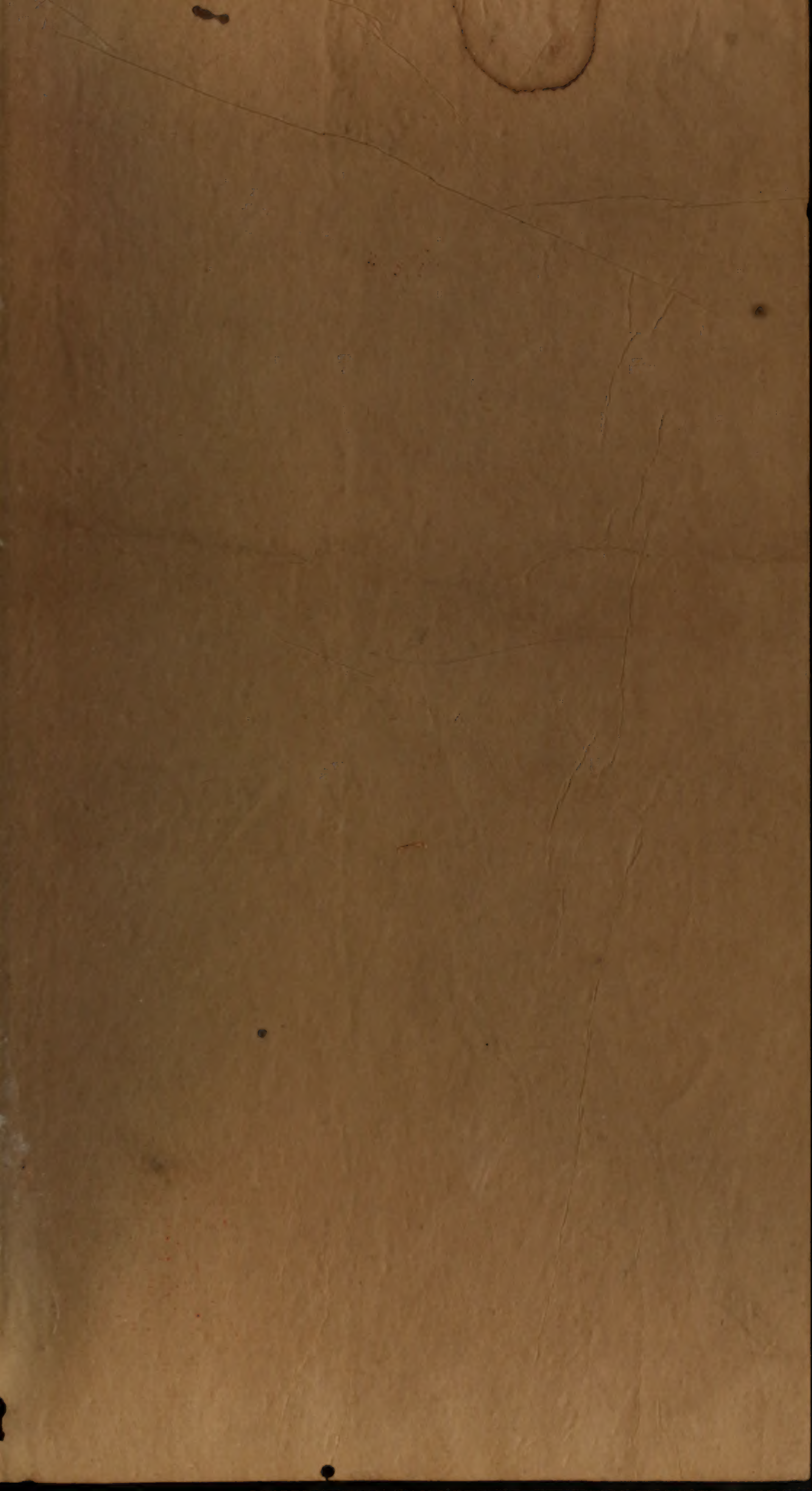

# 續輯均州志卷之十五

## 藝文志敘

賦記詩歌曷當著作舊乘相沿例徵七畧太和名時林壑深幽通儒逸士題詠恆留若李方叔若王元美藻曜高翔足槪餘子他所登錄匪徒以文或紀其事或傳其人金石遺文搜存蓋寡象罔得珠以俟來者於是合書目金石記議序書疏銘賦詩次而存之志藝文

宋





王概太岳太和山紀畧八卷存

按概字戒本山東諸城人雍正癸丑進士官下

荆南道

以上書目

漢

華君銘

武當縣故城內有一碑文字磨滅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是何代士水經注

韋氏神道佚

段子遊均州圖經五卷佚

明

謝瀧均州志八卷佚

任自垣太和山志十五卷佚

方升太嶽志佚

田玉太嶽太和山志十七卷佚俱見明史藝文志

國朝

黨居易均州志四卷存

江闓均州志補一卷存

□□□章右金曹掾慶嵩元下缺甫下缺法曹缺周順
下缺曹掾□□子能右賊曹掾下缺胡眞下缺兵曹掾
文維□□功曹史謝陽□□右戸曹史陳□□□右金
曹史王□□法曹史□□子愼右賊曹史王缺叔缺兵
曹史下缺尉曹史下缺中倉曹史任烝下缺曹史□□
舉下缺史張缺元下缺曹史□□元才□□嗇夫鄭憲
德量校官主缺師周缺子堅校官祭酒缺爵升舉缺部
缺書掾缺任定英茂缺里祭酒任下缺陽里祭酒李元
升下缺新安缺里祭酒缺郡□□卓下缺威里祭酒卓

石文中斷似若章字耳隸釋

其上壹彙與埋銘同中刻此四字隸續

中部碑佚

中部碑題名□□祭酒謝俊下缺主記□□□叔規主簿□□子缺門缺史李慈世□□曹掾任下缺右下缺曹下缺水曹下缺周下缺祭下缺武功下缺史下缺史下缺伯下缺壹下缺盛舉下缺王元陽下缺長尊下缺門下功曹下缺門下游徼下缺主記史下缺門下賊曹下缺史缺球下缺掾卓下缺掾□□□宣下缺曹掾黃

游徼嗇夫漢縣皆有之凡此諸曹史盖縣吏也成都左右生碑有文學祭酒則此之校官祭酒也所書里祭酒雖未詳所出殆是閭里高年如鄉三老之類隸釋

中部碑隸額一行偏其左額上有白暈一重其右復有兩暈不匝字在暈下穿在字中所廢者三行各四字隸續

三王城故碑

三王城中有故碑文字闕落不可復識水經注

晉

世下缺明□□里祭酒解下缺永安里祭酒下缺安昌
里祭酒楊邦下缺宜遷里祭酒韓子下缺中東里祭酒
缺海明下缺西賈里祭酒任仲里下缺高陽里祭酒王
暘德下缺營里祭酒缺德下缺中文營里祭酒周升下
缺營里祭酒張永下缺

中部碑隸額凡題名五十餘人如漢世碑陰而有額
謂之中部殊不可曉石理漫滅名字勵有存者所稱
諸曹掾史功曹主簿與他碑同其間游徼嗇夫各一
人祭酒十六人其一人曰梜官祭酒餘則里祭酒也

在亭右金塔下崖石壁立下臨深淵歲久風雨
剝蝕崖石脫落繹其文當爲十行行九字
尚書□□□□□昉升□□□□□判王穀
□□□□□捍江臺□□□□悍所徑抵□
□□□處檥舟于石壁下□□以志之時大宋治□□
歲直甲辰春三月□□戊午日軍事判官□□景況書
襄陽山僧下缺
又七行行九字字畫遒勁鑱鐫深朗其文云
宣和七年正月中□□州守陸愷倅劉軏幸□録宋邦

魏興太守覃毅德政碑 佚

唐

武當山神武威公新廟記碑 佚

翁洮撰魏□書并篆額乾甯三年六月立 寶刻類編

宋

第一山三字石碣

在州南三十五里朝陽洞側襄陽米芾書明萬

歷年李柏齡刻石

滄浪亭石壁題名

臣下碑

在五龍宮至元三年用蒙古國語改譯漢文者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青吉斯皇帝（舊作成吉思今改）諤格德依皇帝（舊作窩闊台今改）色辰皇帝（舊作薛禪今改）鄂勒哲圖皇帝（舊作完澤篤今改）庫魯克皇帝（舊作曲律今改）布延圖皇帝（舊作普顏篤今改）格堅皇帝（舊作格堅今改）齊雅爾皇帝（舊作札牙篤今改）伊勒質伯（舊作亦璘真班今改）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荅失蠻不揀甚麽差

光權武當宰張彥適戸曹張濤儀曹張裕民自滄浪亭
泛舟東沿江岸因謁題石壁間巡檢劉軫尉張況同至

又一在滄浪亭前

嘉定丁丑後清明三日郡太守應謙之亨甫貳車九江
蕭□□季然因房陵廣文東陽張贇可□檄過郡越江
□飲於滄浪亭晚□馳登□鑾寺缺十七字王琛子方
張廣文□□□□馬録□嘉禾李□□□□理東陽鄭
伯禾下缺

元

等不揀甚麽差發休要者更這蒿口蒿坪梅溪雙谷白
浪平堰等處村子裏有□□□地水土不揀甚麽物件
不以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更這先生每有聖旨
麽道無體例的勾當做阿宅每更不怕那□□□□
□至元三年牛兒年三月二十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明

滄浪亭摩崖

在亭右石壁隸書

洪武甲戌春三月吉日伯諒李將軍偕弟仲謞文中譚

發休當者與告天祈福者道有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
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與咱每祈福祝壽者麼道裏
陽路均州有的福地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裏有
的甲乙住持主領宮事兼領本路諸宮觀事教門高士
崇元沖遠法師邵明庚住持提點教門高士通元靈應
明德法師李明艮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
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裏房舍裏他每的使臣休安下者
鋪馬祗應休拏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這宮觀裏的
莊佃田地水□磨□典庫店鋪席浴堂船隻竹葦醋麪

禮部郎中邵正奉命至□督修太和山宮觀首謁儒學
顧瞻廟貌弊陋學□傾圮慨然□嘆以興復為己任移
文本部轉奏請□□□□□鳩工集料先作大成殿翼
以兩廡衛以戟門門之旁建文昌祠前設靈星門□□
明倫之堂肄業之齋□饌之廚儲粟之庾以及祭祀庖
庫習射之圃繚以垣墉凡學所宜有者無一不具肇工
於正統戊午孟春竣於是歲之暮秋規模魁廓氣象宏
偉俯仰四顧漢江繞其後太和屏於前外朝滄浪諸峯
環列左右遂為襄陽郡邑庠序之冠庸以崇祀典而竭

將軍鎮撫康仁高士□文會同遊撫琴詠詩之暇因玩
陏壁遂索□存有書滄浪于石以記清賞

重修儒學記碑

在文廟門外資德大夫正治□卿吏部尚書前
太子賓客兼國子監祭酒毘陵胡濙撰儒學學
正莆田鄭夏書訓導吉水張素□正統八年

均州學建於城內興廢不一太祖高皇帝旣定天下首
崇學校之政教育人材作新士習增廣學額逮今七十
餘年椽摧棟朽□□□瞻正統三年春尚膳監丞陳埜

均州廟學在州治東八十步歷代興造始末自元以前
皆以兵燹無可考洪武四年始奉詔創建而制度未備
正統戊午建大成殿東西廡戟門靈星門及明倫堂規
模亦稍狹成化辛卯大其規而聿新之迄今幾三十年
未有修葺之者宏治乙卯春予奉命撫治是邦間下學
謁廟顧此頹敝非惟祀神弗虔抑且師生居甚窘深懼
無以仰副朝廷崇儒重道作興人材之盛心也乃圖所
以修葺之衆皆曰宜未幾以地圖來上予按視之因爲
考制定方增其式廓鳩工市材拆其舊而新是圖蓋舊

報本之誠抑亦使學者不蔽□□□志氣清明思慮精恪沈潛乎詩書性命之府踐履乎孝弟忠信之道以造就夫成德達材之地人材輩出彬彬然矣

重修文廟記碑

在文廟門外嘉議大夫撫治鄖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宜興沈暉撰中奉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崇德鍾蕃書丹嘉議大夫湖廣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莆田林俊篆額宏治九年秋七月朔旦

均爲襄郡大州漢水出其西北荆南諸山環其東南而太和一山兀立中央峻極秀拔綿亘八百餘里尤爲天下名勝宜乎豪傑英偉之才多生其間也然自古惟眞武陳摶之流成道於此而其他無聞焉豈山川淸淑之氣獨鍾爲神仙異人而不屑於世用耶抑聞昔周盛時文王化行江漢婦人女子皆知遵教秉禮罝兎野人亦皆公侯干城而兩漢伏龍鳳雛南陽貴士皆去此不過百里何其豐於前而嗇於後耶意者人才之生實出間氣將亦有所待與太祖以儒道治天下自戡亂初卽詔

殿之爲間者三今加爲五兩廡之爲間者十今加爲二十六兩齋舊共六間今加增爲七虛其一爲門而中分之曰時習曰日新曰尊德以爲肄業所曰養賢以爲會膳處靈星門戟門高廣皆加三之一而靈星則琢石爲柱以代木因易朽也惟明倫一堂仍舊亦加兩廈通爲五間他如倉廩府庫師生燕居之室尊經之閣觀德之亭凡制所有而未備前所造而今壞者亦無不修財檢諸祭藏之羨餘力徵諸在公之服役不煩一民經始於是年五月二十日至五年三月十七日落成爲記予惟

重修文廟記碑

奉□大夫均州知州無錫姑鳴玉撰文承□郎

浙江湖州府□□□郡人□□書丹儒學學

正□陽□□□篆額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立

州有儒學所以毓髦乂學有文廟所以崇聖哲今淨樂

宮之右均州治之左前代創制沿革漫不可攷至我國

高皇定鼎右文重道首詔建立嗣後重修增新代有名

宦巨卿□以將順德□者先是□鄉先達□□胡公濙

中丞沈公暉嘗有記矣至今□援有區而士類加□□

天下州郡各建廟學以祀先聖先賢作養人材太宗表
章六經四書性理諸書以嘉惠後學列聖相承今百三
十餘年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教化大行必
以儒道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具禮樂刑政
其文經書子史舍此皆爲異道也諸士尚其講明斯道
身體力行自家推之國達之天下無使成周兩漢之賢
得以專美於前代豈不偉哉不然名雖爲儒行則背焉
反他道之不如豈惟負國家作養之恩亦孤諸君子興
學之意敬書此以爲諸生勸且自勵焉

政未遑首溢儒學謁文廟右文重道之心有以□體祖
宗立法之美意盛德□一時士林翕然□從瞻顧之餘
慨然興嘆進前太守余嫺□邢君野亭□揮使□君□
瑞江□勳華曰維茲文廟之建以毓我髦乂□我聖哲
也盍圖大增飾之値時弗若往來於心者久之一日迺
與撫治都憲□公憲暨□□少參張公瀚憲副張公琮
會議僉謀衆皆韙之遂法設權宜官帑己貲白金二千
有餘變易民居近文廟之地基數百丈□□募工咸□
所費仍命官之賢能者督董其事而軍民罔厲展修大

崇有□而吾道增重忠臣孝子正人義士有以感發而興起者百五十年來廟學之設豈徒然哉第攷當時議省財役者或□於地基之□廣謀苟完美者又病於修飾之未詳髦乂雖可毓而規模涉陋罔足以鼓躍之多吉聖哲□□崇而宮牆及肩不足以酬巍巍之厚恩視諸創建梵宇琳宮在今昔而不少靳貲力獨有以過之者其輕重緩急何如也耶此正吾有司之可赧而可恨者善言治者竟誰屬望乎正德癸酉春□□□公□以內廷奉璽來鎮吾均以主武當之祀事下車未幾諸

下賢而政蹟之設施者光明正大有古執法之風軍民愛戴久而彌篤其功其德豈獨廟學之事為不可忘哉後當有別石以書之是事經始於甲戌年季春廿七日落成於戊寅年仲秋十八日時承事者為判官商弼百戶楊口吏目蕭觀義官孫繡文明總旗吳忠皆得書之

## 重修儒學記碑

奉政大夫修政庶尹通政使司右參議元野劉曰乾體易爻撰文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前翰林庶吉士敬坊李大魁書丹中憲大夫陝西

成正殿五間兩廡二門神廚庫室宰牲亭先賢祠明倫堂師生齋舍總九十間其他供祀之廟龕帳器皿之維新壯觀儒學鐘鼓几席之畢具一時制度宏敞煥有以鼓藹藹多吉於斯人而酬巍巍厚恩於在天矣又安知將來忠臣孝子正人義士不有以應神靈和氣而裨益政化於明時者是廟學之設有以起之而怡齋之功之德□可忘之乎先是大巡毛公伯溫□□張公邦奇各以事按州得聞而深嘉之然則其亦賢而善言治者耶□□□□□□□□□□□讀書□史愛士

越運所習服者以應其責任之求蓋無病乎瑣屑□□
□□蘄重之拔利於治也特反覆手爾雖然學校者作
人之地興學者司牧之任昔文翁之守蜀也閔俗沈淪
亟□□□□□□宮於市中招致儁茂於下邑繇是士
咸敕厲開敏而嚮風者不啻張叔十數輩而已吁嗟乎
遐哉邈兮曠世□□□□□□守受庵夫子□之夫
子者齊之濰縣人也廉慎樸茂特立不□淄郡三禩文
儒循吏視篆之初惟□學是務先□□□□□□所
以爲學者吾不得見其所垂憲者吾未敢以毋循焉振

漢中府知府前刑部郎中滿南藍瑞篆額嘉靖

三十年辛亥春三月吉旦

粵稽先王建學之意淵乎微哉蔑以尚矣夫豈使學者操挈□□□□篇牘飾輪轅以徼一日之獲而已邪要之漸□性靈刮劘疵纇使天常復彝倫敘風□□龐乃其究也□鄉社飲酒養老勞農之儀尊賢使能攻藝選言之政樂凱受成獻馘訊囚之務皆仁義中正之發經國序□□典令於此乎□居羣會稔□□聞習服而不勸焉一旦舉以充公卿大夫之位庶府百職事之選不

埏埴某山麓有貞石可采伐工播民誠罔不趣喜乃圖
□□既久蔚有成績至於給票□購遺書惠筆札提耳
□□攜手視事靡不極致謂夫子爲今之文翁也非與
於戲文翁□□□□□□文雅彬彬比□齊魯茲爾多
士□被薰育當思矯翼厲翮高奮遠舉以副夫子今日
興勸之雅毋使張叔等□□□□□□門是所厚
望於均之譽髦也已工始於己酉年十月訖於辛亥年
三月維肖郡博陳子嘉謀劉子輻喻子□□□□咸
沐浴休澤聿觀厥成爰命門人徐子鏖□子□彭子春

厲導化之旣槪以繕治弊□是棘以故宮殿祠宇□□□□亭池庖湢之類凡蠹蝕者摧剝者傾圮敧仄而不任者名存跡湮而漫無所攷稽者咸徹舊易新益捐補遺而諸生□□□□□修者如干楹剏建者如干楹東西對峙築臺門者二泮水周下闌以文石規模宏偉翻然改觀爲木石以數什百計□□□□數什千計爲工力以數萬計其費也不歛□□□不藉之帑藏不榷之商賈不煩之當路第以訟民牘鍰之入而調劑其重輕昔□之民曰某亭舍有大木可□削某棄地有贓土可

秦山飄風徐至心曠神怡天然一大觀也春池柳公奉
命提督武當公暇偶遊滄浪因陟山頂徘徊久之興嘆
曰昔人謂勝地不常有豈盡然哉以今觀於茲山非地
之勝□遂翦除荆棘得地平曠百二十丈乃捐已俸鳩
工飭材中建正殿三楹額曰北極殿左右各翼殿三楹
前□頂二楹山門三楹門側各碑亭一又前則豎石爲
坊額曰玉冕驣雲□□後楹兩傍亦稱之額曰滄浪精
舍又以探奇搜勝必登□履□窮其目力而後已乃倚
山阜復作□□□□□覽極週圍護以牆籬□植花

魏子商伊介幣於元楚子用紀歲月乾亦素辱夫子而□□□誼且謂其能□文翁於寥□稀後□餘也遂不論學□落□强爲之記夫子王姓字伯卿潍縣人

新修滄浪東山記碑

在滄浪亭後□中大夫郡人元麓陳詔撰萬歷三年仲秋吉旦

均州城東半里許迺水爲河名曰滄浪即神禹所導漢之下流孔子所謂孺子歌處水東又數步翠壁丹崖□□聯絡攀躋而上面瞰均城背負啓□左□太嶽右接

固不容辭也遂據□直書其事如此云

重修文廟記碑

郡人楊正芳撰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季夏吉日

且有天地不可無堯舜湯文周公孔子有堯舜湯文周公孔子者所以繼天地之窮者也有堯舜湯文周公尤不可無孔子是孔子者所以繼堯舜湯文周公之窮者也夫道大矣苞游蜚皁蝶麟块□而道在焉□□□則寄諸聖君賢相聖君賢相窮則寄諸周魯齊蔡□□秦楚共擯斥之老布衣布衣窮蕭條衣鉢僅得一孟氏子

木當晝則禽鳥和鳴至夜則清流漾月撫治南明汪公淮海孫公鳳洲王公皆一時高士舟次其下必信宿而後返且曰此均陽之小方境□□□□元嶽去城百里登賞罔便而茲山則舉足可至宜為騷人墨客之所願遊而快覩者工始於隆慶乙巳孟春□□□是歲孟秋□春池公□造余曰東山之修完矣君其一言以紀顛末可乎余惟春池公雅度通才出塵□□東山之修不惟可以妥明神而□足以共瞻眺此達人之所作為有非尋常可擬□□不能效安石之遊然東山之記則

要之未嘗壞未嘗窮也明倫者聖賢之實政愼獨者聖賢之全力此布帛菽粟家給人足而學校者不過借空名以絡致良家子弟令無空適也明興以來河東薛子文清首知覺悟遂爲當代儒宗王文成子以良知號召天下頗有一鍼刺骨手段惜門下猖狂流於空虛元解夫良知者獨也獨者不見不聞之理冥冥窅窅乃無聲無臭本色儒者悟其旨而謂動與靜分離境界故釋老雄其辯而謂色與相總屬幻口夫動靜分途猶不如色相俱空之爲無畔岸無葛藤也余從西陵口天臺先生

而濂溪周子明道程子奮乎千百世之下直欲抗然接
性靈之一脈乃其智盡力疲萎然不敢擔當復舉其全
物奉還孔子故自大漢至今饗太牢廣置博士弟子員
而孔子之窮則又以空名寄之學宮矣夫學宮豈惟是
春絃夏誦秋禮冬詩一二青衿鳴鐘上堂以經義文課
相頡頏相月旦哉窮則爲孔子達則爲堯舜湯文周公
且口水春風自可有得君相事業而參天浴日駕海鞭
霆於杏壇弦歌意味一毫未嘗增減人固不知也直以
學宮視之耳夫以學宮視學宮則學宮壞矣孔子窮矣

俎豆先哲廣厲學官逢掖令毋失古先之正統而郡守
胡公者來涖茲土慨然痛文獻之無傳日與諸弟子課
文談理假丹堊以□□□學令士子耳目心志一新迺
請於分守陳公□材受徒以舉廢墜先是泮池在靈星
門內公曰逼矣士子胸襟隘矣遂徙黃冠故宮兩地得
十五丈許以宏衍其泮池池成□其文廟正殿稍稍不
揚公曰基下矣士子之氣魄小矣遂親採長椽巨室輕
重□之而加飛簷重櫳於上諸廊廡但有圮壞□則爲
修葺□□始於庚辰之三月□於明年之五月諸士嚮

弟叔臺遊叔臺悉天臺意旨以受予大都發揮聖賢盡
倫之實理而其要總不讓乎體仁者近是余少知稽學
求一下手處竟日思之茫無所得讀先儒其要只在謹
獨一語稍稍透入遂持以爲把柄瞑目棲神恍見天根
舉足啟予恍通天牖且幸司理始平日夕弔堯舜禹湯
之故墟而與文清子近相証可復慮吾麋學校久滋頹
壞願以其一得之愚諭諸父老傳之子弟而遂輿思於
重修創建之諸公其崇儒重道之雅誼不可以□先是
吾麋空擅五嶽奧區謝羅之靈千載□勃發今上即位

千戶所吏目王邦仕董其成旦暮督焉貲稍不敷用諸生各量其力出貲共三十三兩鄉民之好行其義者不待勸諭亦出貲共四十六兩時有同僚邑游公者從旁撓之公奮然捐其俸金二十五兩其旦暮犒工之費不可算計遂建立龍門坊創修玉帶街環池頗有朝宗之義且更拓其地加以石欄圍以木柵舉參山凝鬱莽蒼之氣盡歸池中工落成於庚寅之六月游遷去諸所未備者郡侯林公復補葺之以畢前人未竟之業而集其成凡吾鄉士風文藻視昔整齊者數公力也諸父老于

風文體果亦丕變上壬午公車者段子盡國王子任皋馬子盡臣三子皆以□□爲士風標嗣是又落落數載前此泮宮鞠爲茂草學正游公悼之遂與諸生老成有道德者謀曰泮池雖宏衍乎今曠蕩荒蕪□羊牧豕得以遊□□□爰

聖靈且諸士之彪蔚軒翔騰鶱變化安所象之遂□意欲建龍門於池□矣□□□兵之變□釁序人輒□之不敢請於府道恐壞陳軌欽差鎮守黄公偶得風聞輒以□願助工協力同襄大事公遂助夫百名銀三十兩且命

## 太和山記

汪道昆 伯玉

我國家尊太嶽爲帝時帝元君昔帝降於均今治故宮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峽口曰元嶽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當吉土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爲之築遇眞宮異人遺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像之歸守者入仙關爲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水修廣倍遇眞舊爲武當縣南山如負扆信非眞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央郎所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闥亦異人所棲西上

弟幸偭崇文之代且得諸公後先繼志生徒敦恂作養儒郎有志堯舜湯文周孔之道而篤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培其基求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真透吾元洞靈竅而毋粉飾於昭昭以闢其扃毋令天地謂我鬱焉不□□□學宮其不壞孔子其不窮矣即數公□不借不朽哉若以高文蔚起甲第蟬聯日奔走狂趨於功名富貴之途而未足爲謝羅光寵恐非諸公作成之意也陳公名惟直蜀人黃公□□順天人胡公名尚禮越人林公名繼喬閩人游公名廷相貴筑人

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則淵默亭浴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繪之深入石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巖上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閬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崇廣皆數十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倍玉虛修當其半奉祀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宮前爲禹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賜劍臺其陰則萬松亭

望仙樓惝然將有遇也又馳道西爲仙桃觀通八仙臺又西爲華陽亭跨石橋臨芙蓉溜西出則田盧雞犬亦爲一區去玉虛踰西南進次迴龍觀太元觀入紅門通房陵道道傍有太上巖巖上鑱石象太清其左二龍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八仙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修木千章如宇廈緣岡爲開山故道遺巨石在焉實太上爲羅公巖高出絕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南諸峯盡在目睨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陂陁中分扼其吭爲復眞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下

石峽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衍依三公峯爲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瀵綠緪由天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劍石箕坐戛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爲太和宮宮面南香爐蠟燭三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於茲由南天門入紫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爲黃屋承以瑤臺帝位中央羣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卽今之國王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羣弟子侍

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由禹跡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舍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於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交杉木林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遷宿莽容單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爲淸風埡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絕不容足學仙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三舍巖南鄉爽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寶

第八冊
卷十六
藝文下
雜識

巨人跡若倒懸宮後卽南巖修十數丈高數丈巖下空數十丈東西修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祠事三亭曰神山多偉詭此爲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罕至山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露臺臺當志心石臺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宮東北欲火巖亭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今居比邱修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仙侶巖庋竹笆橋入青羊澗青羊巖當澗之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躋五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十有

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滕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仙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鼇幻如結蜃細如漚鳥修如北溟之鯤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纍乎如鞭驅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耜漢水一領掩楚蜀畧周秦即嵩華衡霍匡廬峩眉悉辟易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微宮僻居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妙華嚴著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宮北面據五龍之奧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

爲五龍行宮地始平修廣楚楚過此則玉虛道也譬之
宮室遇眞爲垣屋玉虛爲廷淨樂爲沛宮紫霄爲廣內
太和則帝座也南巖五龍淸微之屬皆爲離宮朝天爲
掖門元和爲象魏迴龍復眞仁威行宮皆行在耳語規
制則首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次紫霄次五龍
至若羣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數大
都天闕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於斯爲備且也稽古
定制不藉有司遞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以故草
木茂鳥獸馴其斯爲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

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地池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龍池則其窟宅也淩虛巖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衆狙衆狙皆喜否則破釜甑去莫之誰何巖前則圖南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上爲亭去宮五十步爲自然庵故有煉丹池今始復出五龍渡磨鍼澗過隱仙巖巖虛明視北道諸巖爲勝次繫馬峯爲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橫之就中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

闔棹楔跨之榜曰治世元嶽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
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參上
又曰仙室荆州圖副記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隱
遯茲山曰謝羅山而文皇帝爲特賜名曰太嶽至世宗
乃復尊稱曰元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眞武不得
當也自是爲修眞爲元和爲遇眞凡三觀橋閒之馳道
益闢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自遇眞五里而爲玉虛
宮曰玉虛者謂眞武爲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二
其東廡有三丰道人像三丰姓張當高皇帝時遊人間

遊玉虛宿紫霄宮記　　王世貞元美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眞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眞武嘗爲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眞武者元武神也自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爲修道於武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既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爲世所慕趨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憩紫雲亭少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絲被壠時積燠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爲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爲馳道山口垂

答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峯頂蒼白雲冒之倏忽數
千百變喬夭得雨秀蒨撲眉睫以此自愉適忘其涇之
侵也度日景已下舂始抵紫霄宫宫前爲池曰禹跡有
亭居其右池合宫之溜而匯焉潺湲蹭竑所受匯已衆
又暴得雨上奮若有蟄藉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
旣入門雨益急衣溼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僕吏齒擊不
能句乃入道士室搆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之
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爲次日道路虞而倦甚目
不勝睫也乃就枕

築淨室於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棄去而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胡濙奉書招之凡十餘年弗得則爲之像又贈以眞人誥今所奉書及誥猶在已飯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將風來衣輒益輒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爲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爲橋橋下水流潺湲不絕怪石墳起若鬭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依之吾鄉所記洞庭資慶包山之勝蔑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頪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舁者强自立前所指問道人掌故氣勃窣不暇

覲宮之額則南巖也舍弗止乃度宮西嶺下覲大壑若盂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益深仰而矚俯而瞰無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衆亦笙管導之出沒雲氣中時亦爲風續斷或前薄崖而爲回風調穿入窪幽則若聾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人來請曰從此陘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下趣澗則路徑可以輿亡甚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怪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峯之高以爲亡踰矣左仰而峯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从之蛇行爭鳥道凡

遊紫霄登太和頂記　王世貞

雨潺湲不已猶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絕不聞雨聲質明起禮前殿其後壁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展旗峰出憩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雨腳下垂而暫若閣者甚畏之然已決策勵輿人前池之右爲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所入皆陿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峯以次見乃更因濯雨故蒨潤蔥蔚因詠唐人羣峭碧摩天語嘆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闢其陽丹碧出沒杳靄中稍迫而

顧所謂七十二峯者其香鑪最高然猶之乎揖前物耳荆州圖副記云峯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鑪峯然則後人易香鑪爲天柱而以其從峯稱香鑪耶餘峯夥不能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遨謁者又若侍衛者晴蒙氣猶重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參山輕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爲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峯乃在

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舁人足前趾偃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憩旁室覩視諸道人舍其址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蠣之爲房豈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眞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峰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爲之而塗以黃金中爲眞武像者一爲列將像者四凡几座供御皆金飾也已出而

在憑虛亭後嘉靖年李芳撰字跡剝落多不辨

元覽二字石碣

在憑虛亭後嶺南梁岳正書萬歷年

滄浪二大字石碣

在滄浪亭後[illegible]櫟先生篆書無號年

孺子歌處四字

滄浪適情四字

俱正書在滄浪亭前石壁

碧雲二大字正書

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峰澗崖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卽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眞武爲眞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焉爲飯神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了善者居二十餘年冬夏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卽一衲鶉懸歷寒暑亡穢也與之語不能爲慮而能爲不慮者亦雜用儒家言竊謂得道可以遺身然渠何能外身以求道耶爲作白湯飯供盡兩甌而別

滄浪記碑

籍營□均州愛山水之勝遂家焉毋張氏生公俱年七十餘以壽相繼卒公喜讀書性至孝居憂哀毀踰禮及卜兆得古劍一口錢匭二識者曰佳城固有待也今不爽矣或又曰此純孝所致也或又曰天授之矣陳氏之後其大乎既葬越大祥時李賊自成亂我襄樊獨鄖陽未□然而戎馬□□靡所定處歲凶公自度不免歎曰吾世以忠孝傳家今不可以辱遂闔戶□焚以殁妻馮氏生女二人繼妻王氏生子二人長曰年玉未仕卒次曰年穀遊學 京師遂以順天府籍舉進士初授直隸

滄浪二大字篆書

俱在滄浪亭右最高處石壁

拱極二大字

在滄浪亭左石平廣方丈字高數尺南對太嶽

以上俱摩崖無號年書者姓名

國朝

陳公君弼墓碑銘並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杜立德撰康熙六年

陳以國氏公諱一奇字君弼父杲字□□直隸南宮縣

粵稽古王制百爾郡邑罔不建立學宮祇祀
先師所以崇隆德教敦勵士風甚盛典也均學踞城正南昔
稱壯麗厥惟勝國之季熸於兵燹一炬焦土僅遺數椽
而風雨飄搖環堵不蔽
先師靡所妥依子矜於焉削色然以爲費不貲經營匪易故
歷年滋久罔克究圖若有待以賴後之鼎建也幸我郡
侯崑翁佟公出自勳舊來撫我均剔弊釐姦百廢俱舉
諸如招流亡而人有樂土之適勸開墾而野多膏腴之
壤更黃册之制而民困蘇革供役之規而商頌溢捐穀

□陽縣事□期報最行取刑部主政歷陞郎中庚子典
陝西試復
命之曰
上嘉能得士累陞貴州分守思仁兼管思石道按察司副使
兼布政司參政丙午冬以齎□□進　京因埶厥考請
銘於予予曰是可銘矣銘曰孝於親自潔其身有子克
家壽且榮嗚呼我公其永甯千秋萬禩俎豆馨

重修文廟記碑

儒學學正王欽命撰康熙十年立

世世或藉公之功得以稍展尺寸夫孰非公之遺賜也哉諸生雖不敏於辭而公之德意罔可泯沒爰勒貞珉以垂永久蓋將貽訓來茲亦以當去思云爾

## 重修南陽書院記

王欽命

國家教育人材固首敦學校粤稽古制自天子學名辟雍諸侯學名頖宮之外復有黨庠序塾之設何其詳且備也蓋上自天子之元子下逮庶民之俊秀無人不在學之中而人自春秋禮樂冬夏詩書之暇即燕息晦明無日不在學之內故教化隆而人才茂非三代以下可

粟以賑煢獨嚴保甲以杜姦宄善政班班固已指不勝

屈復以歲時展謁

先師目擊殿宇頽敗中心恫然乃喟然嘆曰不佞承乏茲土

而廟貌之不飭將尊師重道之謂何而甯敢諉諸以董

爲諸士羞於是捐俸□首捐俸百金爲之倡復進羣

弟子員而勉以大義或量效捐輸或分司監督鳩工庀

材仍厥故址更建正殿五楹務極巍煥羣情□躍不日

落成昔之廢瓦頽垣忽焉暈飛革舉無論

先師獲所憑依有光斯道厥功無量卽凡我均士自茲以迄

兩廡儀門等事昔未遑者今悉謀修理漸次告成迺復
進諸生而調之曰記不云乎凡學之道時教必有正業
退息必有居學今學宮固稱有侐矣而俎豆森嚴之地
諸生或未嘗習處而沐浴焉夫百工居肆貴業有專地
不見異遷也今不得環堵之宮以爲觀摩之地將所稱
藏修習游之謂何而諸生又焉從漸劘以歲月沉酣於
藝圃哉則書院之設宜急也於是特謀修舉棄舊址之
湫隘擇城南門正隅之地而創立焉定規制審縱廣鳩
工庀材皆自捐貲多方措處不費民間絲粟而制復極

及則以儲之有地而養之者裕也均州古有南陽書院爲士子肄業之所當時英俊蔚興科名著聲者代不乏人自兵燹殘廢人矜私學當事者槪視爲緩圖不復謀修理以致人文寥落未必非職此之由幸辛亥十年春

天子愼選刺史特簡我公司牧均州公係經術世家習知興學育才爲國家急務下車之始即詢疾苦剔利弊賑孤貧防固圉裁冗役罷里夫革火耗淸訟獄髦士有課禱雨有應凡一切興革創舉俱皆纍纍大政而尤首注意於教育之方如文廟自正殿已經鼎建外若明倫堂若

無記其興工於康熙十一年二月告成於本年九月公諱居易號仍姜陝西寶雞人俱勒石以誌不朽

霖雨記　王欽命

康熙辛亥歲六月均陽旱虐禾苗旣枯秋成失望郡伯仍姜黨公甫任惻然憫焉爰率合邑士民將卒定期齋沐矢誠祈禱每於昧旦公徒步爇香不張蓋不揮扇登謁各廟自製表籲上帝爲元元請命三日不雨公愈加虔潔十步一稽首汗浹周身無懈心敬天勤民可謂至矣至誠感格越翼日乃雨且舒徐漸漬入地尺餘旣霑

宏廠中建講堂旁列兩廡設重門厚垣墉及廨宇廚舍之類罔不備具而均人游其中者忽耳目一新而心志頓易乃歲時復出金帛聘士子教授其中卽孤寒之子有志就教者不假饘粥而飲食供具咸若如取而如攜焉則甚矣我公之立法良而宅心溥也而士子有不旦夕奮勵爭自鼓舞以新副我公之教思也哉詩有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我公之興學育才固上爲

朝廷助彰文教而自今以往均陽士子或譽髦蒸起又孰不仰庇我公之德造固將歷億世而無極也是不可

兵燹後瓦石無餘而廟學遂圯康熙癸卯冬郡侯佟公
甫任日觀殿宇頹敝神靡所依於是捐貲修理鳩工庀
材止建正殿五楹即奉
詔秋曹而戟門兩廡以暨明倫堂等處不暇及焉又於辛亥
歲幸值黨公祖來涖茲土公係太保公之孫詩書世胄
禮樂名宗下車之始首謁文廟見其門垣殘廢草礫相
依不覺惻然遂進尋弟子而諭之曰
至聖萬世之師文廟瞻矚之所而忍令鞠爲茂草莫之興造
乎但苦於所費不貲經營匪易公乃多方謀畫捐輸已

既足生我百穀已枯之禾黍復蘇未種之餘田可佈農夫慶於野婦子懽於家喜時雨而望大有者不知幾千人矣咸曰雨雖天降非公之德之誠何以感格若斯之速也於是公亦喜甚乃謙讓弗肯居曰此天之哀我民而賜之澤也余何敢貪天之功夫惟弗居是以為誠之至春秋言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黨公有焉

## 重修學宮記

朱　琪　偓芝

均學昔稱壯麗歷代修葺是以科甲崛起人文蔚興自

先師之教澤永垂不朽矣是爲記

## 重修養濟院記

邑人 朱錦標 連璧

養濟院之設所以恤孤貧也先王頒示郡邑凡民間應差百姓至老而鰥寡孤獨者准充其典使無告之民生有所養死有所濟補天地之有憾徵生成之無私也良有司體而行之月給贍糧冬錫花布廣

朝廷之恩以成再造之德所謂哀此煢獨政先斯四者此也在昔明季於西城內建瓦房二十楹爲棲止之所水井一眼息遠汲之勞門樓牆垣俱備令其晨夕啟閉以防

俸置買木植甎瓦兼且日給以餼廩月課其工程朝夕罔間先完戟門次修兩廡而明倫堂與泮池又徐及馬士民見之聞之莫不稱快較當年礫土塞其路荊榛布於堦者不啻天壤也雖公之功不以此竟而表章

聖教廣勵學校之意深且遠矣況又於每月朔望之次課文武諸生鼓舞栽成咸沐作人之化自是而文風益隆士習丕茂必有奮青雲之志煥白雪之章飛黃騰踏於

聖人之世以仰體我公崇儒重道造就人材之心其所以爰

先師而育國華者當與

即捐俸貲啟其房室築其牆垣查州民之無告者居其內月給贍養以終餘年俾無告之民而為有依之民矣即古王澤及枯骨當不過是也是有賴者旣受愛養之德無依者復沾劬育之恩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蕭公有焉

## 太和山記

邑人鍾岳靈水涵

太和山即參山也踞楚之麇地初以謝允棄籍令隱其中曰謝羅山後以其雄峙於西南非禺疆之武不足以當之遂名曰武當山自宋仁宗英宗時嘗特加祭告如

關鍵之疏其爲若輩區處者周也不意昔罹烽火神宮
民舍煨燼無遺而况此煢煢之室乎歷任父母非不欲
舉行恤孤之政但州民復業無幾錢糧徵輸有數雖存
其心無貲於財安能及此哉我黨公祖具經綸之猷□
愷悌之懷甫下車卽加意於民生留心於士習凡所以
鼓勵人文勸課農桑之事俱舉而行之至於孤貧之民
耕之無力養之無依哀我人斯其何以生公慨然曰彼
皆我之民也安有司父母之責而忍令其失所乎則解
衣推食之政豈容緩耶爰命耆老稽其舊址瓦礫無存

水反謝署也夫山爲地骨水爲地液其中有妙理存況嶽之大者乎太和去滄浪百餘里盤礡延亘以八百里爲周以七十二峯爲錯處其峰之最峻絕者曰天柱次曰紫霄曰南巖峰之勝不可悉紀舉其最奇者言之而諸峰之名勝可以取似也有峰則有澗有崖有嶺有洞有橋有坪其名勝亦不可勝紀取其最奇者言之而境地之秀異可以摹寫也大約參之高不在臨境仰攀之際而在起址憤盈之中均至草店五十里周道砥矢山勢平衍諸庵廠於斯疊見越數里至仙關處人呼爲進

古崇祀方嶽禮於峯之最高者名曰極風曰顯定迄今有銅殿存焉至於大明封曰太嶽太和山謂其巍峩靈異更加於五嶽也勅建之宮有八觀有二所以崇祀典也夫山非皇靈無以志奇於輿軸皇靈非山又無以奠祚於圖籙古來封禪之君七十有二皆志在祈福而至於茂陵遺稿祇頌美祝釐山靈反有所不取也後之君子雅鑒乎此凡建立之規與祭告之文皆巍峩正大一代之王章爲千古山靈誌奇焉余生於參山之麓滄浪之游覽舊日書誌多所不足以其徒言規制人事而山

此月下望之見山勢奔驟如渴驥怒猊乃知山之結聚精靈雖艮止能躍動也若五龍一宮池井之玩殆以人工取勝而山意不與焉從好漢坡入者行山之脊一往景物較玉虛又有異大率宮殿庵觀因境著名者最多而山之光影別自有說行三四十里至天津橋九渡澗峰迴路轉山中之流泉崖瀑匯此而出此處登參又有歧路焉然人多從九渡峯行若九渡澗三十里每回首乃由此過此橋則峯益多見益親應接不暇矣盤旋上下蜿蜒相生時而身高於樹末時而首仰夫巉岏巀嶪

山門山口頗狹隘似武陵初入林木森翠也歷六七里則有東西兩橋稍爲轉折而層坡峻嶺突起人面驚心駭目不敢作人間視矣此處適參有兩路焉一從玉虛宮入一從好漢坡入從玉虛宮入者行山之腹洪敞逸宕起伏險遠松杉之木一望數里疊疊而上迴環於青暎之中大木過十圍者奇且眾忽而路無平步徑爲澗偪石壁插空陰崖叢冷行者虩虩然如聞虎豹氣陡高阜行宮處乃得安踞過此則至遇仙坪山開列嶂似海中鼇背遮天雲擁層巒比義渠龍巢吐霧予昔夜宿於

前横拖半面覩香鑪之插澗削地軸以無根驚亭榭之飛空望金城而縹緲狹延成隥不測鬼鑿神開曲折纖行確是天梯雲路至於連行者似雁蹻行者似雀遠行者似蟻下行者似蠕拳行者似猿側行者似蟹其呈形於升阜入谷者不可勝狀也峯復有峯高下無定徑中藏徑隱顯不常自斜橋至金頂參之身約二十里許爲崖者三十六爲澗者二十四爲洞鑿橋梁者不可悉舉也由黄龍峰而上至顯定峰回瞰層巒又渺然下矣叠起三徑名曰天門初起則磴道峻而遠旁有澗水潺湲

嵧起策笻杖以穿雲橫亙摩空跨玉虹而躡磴蒼苔秀石若琳珉之繽紛瑤草琪花類珠璣之的歷至於飛昇黃白存器境於丹鑪濯磨幽元養神工於鍼杵皆可以懸空設教幻化移人若夫步武平臺廓清蹊徑穹窿紫蓋陡起烟嵐則觸目標新引人入勝巖紋綴綠列碧落之翠屏嶄崠霏英展青冥之絳旆橋留禹跡宮曰紫霄地接雲衢背倚丹崖之秀殿依星洞臺逼玉井之泉嶺界中天形分絕巘踰此則石氣生陰衣霑翠潤峭風哨樹肌浥嶢寒南巖之奇在峰稜側起宮若騎龍天柱當

出沒光影不類於人寰倏雷雨之奔騰聲響祇存於澗壑雲光鋪滿渾若湖海汪洋雪色淩虛遠過峩眉天半乃若晴陰之變幻寒煖之乘除四時之氣候不一頃刻之聲容頓異初無成跡詎可方物自天柱峰而下十餘里則入蠟燭澗澗之幽清深秀別一乾坤峰巘若槎枒崖玲瓏如飛閣其中有瓊臺三觀每爲遊覽者之所寓山冷肅而無塵境奥窅而絶響羣巖夾出天如雲漢昭回一水百盤人疑鳥蟲跳越澗行三十里而還集於天津橋此往返之大概也若夫峰之有遠有近有正有

而下行里許則石磴壁立千百丈望之若車輪豎起於空中牵挽鐵索以升不敢一步稍蹉有從銅殿埡上者則迂迴邁此險耳至於筋力既竭高未可窮仰視插劍獅子諸峯若青虹倚天烽烟特舉再登而上始見拜謁眞武處然離金頂尚遠也又越數百丈乃進紫金城而登絕頂矣聳然孤立四壁無倚但覺灝氣凝空去天尺五遙瞻秦晉楚豫可以指畫分野而天邊羣岫宛卯垤之偃伏即足下諸峯若兒孫之環列蒼茫破處白牽一綫者漢江也隱約相參點若浮漚者郡邑也觀日月之

下數百里內山石嶢确涒灘遞接其水奔趨澎湃初無
甯時至均之關門崖灘始平越數里至槐關水之自西
而東者復折而南地勢紆迴江流乃緩此處即均之東
山焉山根有崖水淸隱隱可見但深不知幾許水至此
匯渟淵寂若池沼然四時惟夏漲則潰流撓漫非其本
色至霜露泬寥之際色若結綠紋如湘簟較之他水自
倍澄鮮或曰山樹陰翳翠添江色此殆不然蓋水深則
靜靜則綠如天之蒼然者積空氣而成豈有所映帶耶
先時有探勝者於水旁之峭壁逼磴道置亭臺以便觀

側有斷有連有横有直有闊有狹有壯有削目力所未及足跡所不到對待之有限領畧之異時太和之名勝未可以舉似窮也僅撮其最奇者表之以當紀畧云

滄浪記　鍾岳靈

滄浪之水著於書誌者有五一在於魯之嶧縣其四則皆在楚地一見於武昌之興國州一見於常德之龍陽縣卽屈原遇漁父處也一見於安陸之沔陽州一見於襄陽之均州據禹貢云滄浪去太和山百里則指均之滄浪言也其水卽漢水也源出於隴西嶓冢歷鄖鄉而

或以迷惑之見或以一朝之忿輕生隕命莫之拯救夫
天下名山絕頂不可勝數緇黃之徒因其危峻往往皆
以捨身目之沿襲妄謬眩惑流俗不獨南巖也惟南巖
以飛昇之所亦受不經之名遂使瑶闕瓊臺血肉狼籍
瀆嫚上眞陷哄愚昧肇斯名者不仁甚矣世人不悟枏
幸從之生爲下愚之民沒爲枉死之鬼必其宿業所招
墮此見前地獄上帝垂慈寧無悲憫今不立禁傷生必
多故考訂圖經正其名曰飛昇臺學道之士棲心世外
滅景寰中名列紫府沖舉將至登斯臺也於以驂駕鸞

瀾者游息凡騷客詩人必登眺於此憑欄俯瞰水之宕漱無異鑑湖是漢江中一大景槪或憑虛以嘯歌或灑酒而吟詠皆賴此清光迴環心目間不覺塵想都盡逸興遄飛迤邐南望有沙石長亙數里與均城對岸如遠列隄防以衛夫水之清也滄浪之眞景無比爰即事書之以爲勝覽者之助云爾

禁止捨身碑文　　川湖部院蔡毓榮

南巖飛昇臺者眞武飛昇處也世俗訛稱爲捨身崖山中道人傳習其訛又從而神其說愚夫愚婦誤於其名

之意也今徙鑪殿內以便焚香者使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之義立石檐前示杜小人行險儌倖之路本宮住持暨諸道衆隨時勸誡毋蹈前轍

登太和山記　蔡毓榮

五嶽並峙海內尚矣太和山以崇祀眞武特稱太嶽又尊之曰治世元嶽雖昉於前朝永嘉之代而兆靈北極符協嶽名實維我

國家肇基王跡

皇上誕膺景命之祥也毓榮持節入楚禮得祀其封內名山

鶴翺翔雲霞斯上帝之宏願也若其功行未滿猶當望岫息心而況五濁之愚頑何可捐彼華穢口滓山巖哉自今以後不得復稱捨身崖本宮住持暨諸道衆隨時曉諭永遠禁止如有違犯有司治以見死不救之罪其遵行勿忽

## 禁止龍頭香碑文

蔡毓榮

南巖之下倚崖立殿以祀靈神不知何時鑿石爲龍首置香鑪於前下臨絕壑憑高俯瞰神悚股栗焚香者一失足則身命隨隕此俗庸妄人所爲非上帝慈悲羣生

至朝天宮屏輿而步仰望所稱天門者猶在雲表始信道人之言而自笑其賈勇之易也從者或推之或挽之攀援鐵絙數武一息乃歷三天門入朝聖門自太和宮以上磴道又數折而登絕頂則天柱峯也眞武殿在峯巔衛以紫城瑤臺金闕嚴若禁籞初自下望之天柱與羣峯若肩隨然至是乃踞羣峯上遠者環嚮近者列几或趨或揖如立如伏一山外朝翼如負扆蓋天地之大觀止矣日晡自頂下齋宿太和宮從者曰頃者見頂上發大光明焉道人曰此神光也歲不恆見今見已三日

大川寤寐參上四載於茲矣癸丑春
皇上特遣近臣馳視繪圖以進此詩所謂懷柔百神及河喬
嶽者也毓榮靡於官守未獲對揚
休命竊怦怦焉未幾有鄖襄之役由襄入鄖茲山爲孔道云
以五月戊子至襄陽辛卯抵悟眞庵期以翼日登天柱
峯問塗山中道人似有難色心殊易之壬辰決策登山
過遇眞宮禮三丰張眞人像旣入仙關馳道廣斥松杉
蔽虧懸崖峭壁左右紆折初忘其登頓也午至復眞觀
舍騎而輿由紫霄宮展旗峯以上磴道漸峻輿者告疲

聖天子萬年下祈家大人眉壽臣子之悰於斯遂矣至仙真顯示之蹟載於道經歷代宮觀之盛列在祠官以及山川諸奇前人遊覽皆有記譔無俟駢枝若乃山名仙室古稱福地或棲眞於洞府或遐舉於霄塗必有人焉髫鬌遇之而非馮足車塵所逞及也鯀榮少而慕道壯歲無聞他日者畢向平之餘願追謝羅之逸蹤舍茲參山其誰適歸乎倚紘攬筆聊紀歲時敢告山靈共聞斯語

驃騎將軍胡公去思碑記　　沈冠漢威

今之達官貴人無論律已清濁行事臧否於其將去之

云詰日癸巳夙興再登肅衣冠入殿禮眞武維時罡風四合滮泱一氣瑱璬步虛飄颻天外風止雲開旭日東昇正射殿中光華焜燿威容赫濯儼有掃蕩八極淩厲九霄之象瞻仰久之形神肅穆歎與盛哉取間道下頂循故道入紫霄崖憩南巖宮擅林壑之勝暮宿玉虛宮在展旗峯北別爲隩區規制視紫霄南巖尤宏麗張眞人所習遊也問五龍宮道士咸云山徑險遠瓊臺有三已廢其二時方暑暍馬瘏僕痡輟行甲午遂趨鄖陽下漢水丁酉入均州謁淨樂宮而還是役也上祝

終無以報公則請予言勸諸石以志不忘予惟公之始至均也當營務廢弛之餘而振之以嚴明號令所及壁壘壓巇氣色爲之一變士固人人知敵愾矣又異時諸健兒恃有與援一二不逞頗縱恣爲民害毋敢誰何之至公則御軍以法自是帖然亡敢譁者民遂不知有兵焉然公雖斤斤持三尺而頗能平亭於情法間不肯爲已甚故蛈羣蹢涯之徒莫不凜若戴冰雪又如得春陽而煦之也公律己固甚嚴有古馬不入廄金不入懷風則異時種種陋習爲之一洗平居籌畫精詳不爲一切

日頹然不借韓陵一片石以頌揚功德而誇於人曰此某公去思碑也然去不旋踵而踣覆隨之甚且指目焉以爲詬詈而所謂一片石者又將爲後人頌揚功德具矣乃若驃騎胡公則不然公至自康熙戊申之嘉平閱五歲而爲癸丑則已遷鎭陜西之階州方促裝將去而楚督大中丞大司馬蔡公以滇黔告警軍務孔棘其參軍某病不任事又雅習公名而重之故特疏任公以中權事而公遂去均迄今乙卯夏歲已再稔矣均之人士若始免赤子於懷而靡所怙恃也其思公爲益切然念

人煙焰中不顧也嗚呼其斯益久而人益思之至欲勒
諸貞珉以示垂不朽者乎史稱何武爲郡所居無赫赫
名去後常見思得胡公而兩矣是舉也固公之感人爲
甚深可以爲後來者之觀感而久而不忘亦可觀均人
之厚焉公諱世英字汝迪江南之新安人

募修文昌帝君神像並建神龕疏　沈　冠

像教非古也古之聖人神明合德在在皆陟降之地刻
刻俱對越之時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倘安庸
像然度量相越人鮮上根中材以還類多因像生敬是

苟且之計而或遇當盤錯則又意思安閒雅歌款語若無事者人以是益歎公爲不可測云與前州守佟公及今守藍公推心置腹絕無町畦之見每事關地方利弊輒共相商酌以爲興除蓋和衷之誼前此所未見而民已陰受其福矣其馭僚屬一以誠意相感發尤喜齒牙獎借以收臂指之用閒有不率者諄諄訓迪若家人父子毋勿相勸以相勵者延禮士大夫不惜折節歲必一再聚諸文學士而大爲高會歡讌竟日夕而均城民居半屬草舍每苦火災公輒統率伍士爲竭力營救身出

允協然使金碧無光几筵靡具則瀆慢猶前是仍吾輩之責也故某上承公祖之命敢告同人各捐囊篋之餘共助莊嚴之舉俾廟貌重新龕座畧備斯固無負移供之初心卽不求福報而福報未必不在是矣倘荷同心請列如左

## 招楊鎮書代　沈冠

夙聞執事以儒雅之才受專閫之寄因風懷想匪伊朝夕顧何其思慮之不審以至於斯也則又相與怪之惜之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惟在審時度勢當機能斷

故燕居私室則偃仰褻狎罔所顧忌若乃徘徊廟庭瞻對神像則鮮不肅然改容五體投地惟恐以瀆神獲戾者此其大較也然則像教之設殆昔人巧於誘掖而陰施其教誠遷善之微權乎梓潼帝君位居斗樞尊伴上帝有求必應無感不通誠文章之司命而士大夫之福神也先是本城南門外迎恩樓供有帝君像年久樓圮風雨漂搖瀆聖謾神莫甚於此於是州公祖王公廣文蕭君盧君以及諸紳士僉謀移供於南陽書院蓋書院爲諸生誦習之所而帝君實主宰斯文妥靈於茲於義

城社爲可憑而耿精忠王輔臣諸人復遥爲聲勢也今三桂既天奪其魄以乳臭一豎子踞諸魁渠之上駕馭乖方必有內變將士崩瓦解之勢亘在旦晚間耳加以王輔臣洗心投誠全陝底定而耿鄭二家復又自相吞噬此其時爲何時其勢爲何勢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今大兵布滿楚地士飽馬騰靡不敵王所愾而全陝之師又將進恢川蜀不知執事負嵎一隅終將安往僕受

命行間義無反顧乃殷殷忠告欲爲執事圖自全之計而不惜反覆譬曉者誠上體

耳自滇黔告變一時忠義之士莫不髮指眦裂圖報國
讐獨執事過自猜忌遽爾反戈蹂躪我邊疆虔劉我赤
子其計固已大失矣然僕故深知非執事之本心也謂
宜急行悔過重歸
王朝則不遠之復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猶未爲晚者也
若乃違時昧勢執迷遂非負不韙之名而圖難幾之功
生爲叛人死爲愚鬼不重可怪而可惜乎且往因變起
倉卒事出無備而吳三桂復四行招搖故非志意堅決
者鮮不爲所煽惑卽執事之久未歸化亦誤恃三桂之

急苟能先其急而圖其易則我已早得勝算而功亦易成否則徒令財殫力屈耳夫興安之賊譬猶四肢之疾也而二竹諸逆則疾在腹心此其勢之緩急固已相懸況竹逆雖云負險而較諸自鄖抵興是處崇山疊嶂上焉難行者又自不同勦竹賊易而興賊難此更事之易曉者也今不從事於急且易者而顧出萬難一幾不世之功在明公亦不過以

成命出自廟堂耳殊不知明公既爲大臣則事之利害諒不妨熟計而直陳之固不宜草草從事也且使我一得二

朝廷浩蕩之恩而下痛生靈之無辜屠戮也倘當機能斷翻然來歸即當立爲題敘將射金橫玉指顧可期豈徒保其身家已耶皎日在上斷無食言跂俟好音以慰勞注

與治提二公論勦興竹諸逆書 代 沈冠

日者專員走候猥辱回示有山險江漲士馬難行仍欲從鄖西上津相機勦興安及二竹遺氛可否及時進取之論故敢不揣以罄一得之愚惟明公辱賜裁之竊謂興賊踞我上游固不宜久爲蘊崇但事有難易勢有緩

孤聞深入耳敢以請諸執事者惟熟計而明示之

中改正僭濫議　　　　　　　　知州江闓辰六

竊祀典所在各省會州縣與京師有別不得僭用名色所以遵

朝廷也一切僧俗田房庵觀不得混沿前代廢藩名目亦所以遵

朝廷也至若往代墳陵即係帝王聖賢考據眞確非

題允不得立碑祭享尤所以遵

朝廷也查均州玉虛宮內舊有天地壇一座相沿日久遇

竹無論由白土關以趨興安道路平坦易於前進即由洪坪一帶進勦巫山諸逆亦當望風奔潰是竹逆一殲不但除鄖襄腹心之疾而右可以勦興安以逼秦省左可以搗巫山以逼川蜀在今日誠有必當先取之勢矣或謂大軍進勦二竹恐興逆乘虛順流不無圍魏救韓之慮愚則更謂不然夫興逆之得以負固一隅者固恃漢中之援亦藉二竹爲之藩籬耳苟藩籬既徹則彼釜底遊魂自保不暇況懲譚逆之覆轍又安敢輕離其穴乎今儆標官兵耕穫粗收飽騰之餘頗張敵愾但未便

改爲民地況道院乎今除周府庵一名悟眞庵宜改爲
悟眞觀其各庵原無別名者合擇道藏字面各爲改正
擬將晉府庵改玉清觀襄府庵改太清觀慶府庵改知
白觀秦府庵改守眞觀至楚府庵原與紫陽庵同一住
持應改併紫陽觀他若今廢各庵或姑存其名改崇府
爲無餘觀潞府爲無爲觀瑞府爲開濟觀福府爲開心
觀沐府爲元始觀嗣後不得仍用廢藩勳衛某府名色
庶使十方香客及方外羽流咸知卽一庵名色不容冒
濫夫僧舍爲庵道院爲觀凡此俱係道院應請改庵爲

春秋祭祀木主書北極眞武之神原無天地名號考之

祀典惟

朝廷郊祭有天地二壇外屬州縣概不應有雖係相傳錯悞事干僭越合無改正其名爲眞武壇庶於祭享之神號符合而於祀典亦正矣州屬舊有廢藩所建各庵十一所停棲羽流供奉眞武香火相沿俱以廢藩勳衛爲名如周府晉府襄府慶府楚府秦府崇府潞府瑞府福府沐府諸庵皆然版圖既入

本朝廢藩勳衛例不應稱府故廢藩田改爲更名田廢藩基

題允

本朝國號尤不應低寫種種違礙合無仍踣其碑庶使山鄉愚民知一切墳陵神廟非奉旨不敢擅行濫建以昭時王之制憲臺尊崇朝廷博通興制事無巨細無不加意無不精詳無不盡善因敢冒昧臚列詳請如果不盡荒謬應否可從伏候批奪遵行非閩所敢擅便也

分守道沈批據詳具見該州留心地方如議改換墳廟名色至墳墓既屬無考應去碑可也

觀以示區別襄陽府志及均州舊志所載原無眞武父母淨樂國王之塚康熙十九年知州王民皥於城南雙塚屯地方創立一碑中書淨樂王之塋旁書

本朝國號年號轉低二字卽使果有確據亦須候

題允方可立碑今相傳眞武生黃帝之時淨樂國號並未見於史册淨樂王墓土人從來不知豈黃帝至今閱歷數千餘年前此並無一人道及爲之標題勒石直待數千餘年之後始經立塚耶不惟荒唐不可訓俗且率爾立碑祭祀未奉

志而祠無木主者十有七人唐武當節度使姚簡均州司馬王墀宋均州刺史曹翰知均州事韓丕謫監均州酒稅尹洙知武當縣王煥知均州楊恢明知州吳禮煋僉吳彥王家業方演謫均州判張璁州判黎珮玉學正劉和錢一溥愼旦事蹟各詳州志祠主理應補設主君州志失載而他書得見者十八人唐檢校工部尚書襄州刺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李遜韓昌黎集有送李尚書詩曰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其賢可知均州刺史呂温治有善狀見通志宋謫監均州鹽酒稅蘇轍謫均

申追崇名宦議　江閶

均州兵燹頻仍名宦鄉賢兩祠瓦礫俱無夫均陵雖彈丸之地歷代守土不乏名賢流風善政自不可泯考之州志罣漏殊多即當時已列名宦春秋祭享者俎豆雖存木主廢闕叩姓氏於司祝茫然無以應詢厥由來因循已非一日今

皇上敦崇先哲上自周孔下及朱程皆得與優隆之典憲臺以當代儒宗持衡江漢教化維新正典禮修復之期而均之千百年來名宦幽光復闡之秋也兹考得名入州

沒學校得無遺憾

督學道姚批據該州申請追崇名宦先哲羙情具見悃誠至意既有州志可稽慎勿紊亂祀典即照州志所載有名者置主入祠崇祀以光俎豆

盛朝亦無闕典矣

覆查均州名宦一祠從前疊罹兵火木主全無姓名泯滅恐一任因循則俎豆幾成虛設是以備考羣書得名宦二十七八開列姓氏事蹟陳請憲允入祀蒙批將州志所載有名者置主入祀仰見憲臺追崇先哲不苟不濫欲使士民羣知祀典隆重不容苟且寬假凡所以維

州團練副史种諤梗概見通志宋書安置均州韓維范
純粹貶均州團練副使劉彝兩坐元祐黨人一從胡瑗
遊學見一統志黨人碑雖屬竄逐固逌宋名臣明安陸
侯吳復平均房諸州功最著湖廣左參政分守荆襄唐
渝均房流民咸賴其利見通志明均州學正吳思溫歷
任廣西布政司布政使歸里值獻賊薄武昌率兵守禦
城陷溫以身殉見武昌志理當一體祭享未敢草率業
行學咨訪確查復據該學轉據鄉紳馮起龍等關學生
員徐聯甲等查明相符伏祈批允入祠庶名賢不致湮

溫蘇轍种諤韓維范純粹劉彝吳復唐渝吳思溫一例置主入祠則歷代遺徽賴闡揚而益著其功當不在涑水紫陽下也

督學道姚批據詳均州原無舊志該州備考草書後得唐宋明諸賢開列姓氏事蹟申詳崇祀名宦表章先哲具見實心如詳置主入祠

申崇祀鄉賢議　江闓

均之山川久載經傳三代以來才人修士不知凡幾乃邇年以來概付於無何有之鄉深可浩歎即一二已見舊志者祠宇久廢祭獻闕蓋不知諸賢爲某某薦紳爲

持風教非淺鮮也但均州原無舊志康熙十二年知州黨居易始創一編當灰劫之餘遺漏固自不少未可執爲全書故於黨志十有七八外再加搜討如唐之李遜吕温宋之蘇轍种諤韓維范純粹劉彞明之吳復唐瀹吳思温從新輯湖廣通志及宏治一統志司馬文定資治通鑑朱文公通鑑綱目中考出似與稗官野史虜詞聽說不足取信者有別況此數君者古今指不多屈之人非同一鄉一國之善今將置主入祠乃數百年羣賢顯晦之會閻再四推詳確有可據合再詳懇將李遜吕

羣書徵之輿論以副移風易俗之至意

督學道姚批崇祀鄉賢鉅典必考舊志有名慎毋紊亂冐入方不負此盛舉據詳從世道人心起見具見該州實政展閱再三惟李友竹既就偽職不准入祠宋處士祁寬等既經該州詳考舊志請入鄉賢如詳置主送祠崇祀

## 勸修崇聖祠文

江闓

夫學校之地

朝廷教化所繫士大夫發祥所自諸生肄業所在內專責司成外則學博至於二丁祭典省會屬方伯州縣有司職之凡弟子員得與不容失誤所以教孝教忠意深遠

某某草布禮義寖失安望其爲後學風教哉今考得宋處士祁寬常與朱子講明性理明監察御史李紹巡按南畿以清介顯監察御史楊遜彈劾無所避平陽府推官楊正芳官至部郎以鐵面稱青陽知縣貫論號仁人長者孝廉吳琪事母孝廬墓三年曾任學正失傳其地拔貢李友竹事繼母篤孝當闖賊陷均州誘以僞職不受計不得脫乃佯就而陰圖之謀洩爲賊所害凡皆人倫模楷理當崇祀其他雖見志傳苟於大節有虧不敢濫及憲臺首以世道人心爲重闔敢不詳慎祀典考之

至聖身爲百世之師而不能庇及所生抑我輩私淑者漫不
知推尊其所自出也適足爲二氏揶揄耳
皇上東巡首謁闕里恩及衍聖復及其父母尊孔氏亦以教
天下也今俎豆之地禮法顛倒錯亂若此將所謂教孝
以教忠者安在哉念兵火之餘物力無不艱難請先其
所急乃闢地於大成殿之東北別搆三楹爲啟聖祠余
節俸以爲倡凡同城僚友搢紳先生暨子衿各聽量力
襄事經始於十月初四日期是月二十日告成蓋教化
攸關何敢汶汶況祀典所載禮不可忽余忝在守土亦

矣予受事於茲首謁文廟見大成殿戟門靈星門櫰棟僅存泥瓦蕭疏板扉頹敗不蔽風雨間鄉賢祠名宦祠無存也所西廡亦然東偏一廡則若醉翁衣敗絮周身傾側且難支所最傷者

啟聖公竟無片席祭之日置一席於正殿內左側棄禮褻聖罪莫大焉不思居位並行童子猶爲不取豈

至聖居然中坐坐

啟聖於側於心安乎與祭之員與駿奔之士安乎況二氏之徒苟崇其教且推原其父母好事者仍樂道而附會之

櫺東廡三櫺戟門三櫺靈星門三及泮池屏牆其竟無
者則啟聖祠西廡名宦鄉賢兩祠學正訓導兩齋小子
闓竊心傷焉於是事以次及功以漸成迄丙寅之冬一
載有奇昔所謂僅存而如無者今則巍然矣昔所謂竟
無者今則煥然矣其間補設凡一百三十四王敬詹吉
日告成於
先師孔子庶幾使後之學者知楷模之有在嚮往之有歸凡
從事於
聖人之教者天下後世尊崇如是彼後起者何可自外於

藉以告無罪焉

修葺儒學落成安設木主文　江　闓

竊讀虞書而知敬敷五教讀學記而知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學校之重由來久矣小子闓筮仕湖南適逢兵火摧殘之地自庚申至乙丑五閱寒暑學宮修葺粗有規模諸弟子亦粗知向學旣而調補均陵秋八月望日至止茲土次日謁廟見殿宇頹廢視岳陽爲較甚置而不講如諸生何如

先師何乃厥劫之餘從無而有雖有而如無者則大成殿五

貲共九十兩兩齋亦告備矣已巳三月聞先府君訃急
欲奔喪一明倫堂闕如有遺憾焉適同城僚屬紳士咸
賜弔修祭餘青蚨三十七緡有奇反璧者三諸君子堅
不從請以集工料搆明倫堂三楹以終守土之事時回
拗始末及見落成者訓導盧維茲朱日濬始終乃事共
觀厥成者學正胡思樊始終任勞者則吏目楊淮昌也

拜書亭記　　　　　　　　江　闓

均之循齋舊有三楹闔既至奉
御書清慎勤三字顏於堂上俾得朝夕瞻仰焉出入寅畏自

聖教哉此則小子之願也

重修儒學記　江闓

庠序之制自虞夏始本德行以爲先非爲選士設也唐而後制科皆由於此學校名曰重其本旨寖失矣然千百年來人猶知有君父大倫未始不賴有此嗟唯均學兵火廢且甚小子闓乙丑秋到州目擊而心傷之於是先啟聖祠次大成殿次東西廡次戟門靈星門及先賢先儒名宦鄉賢几筵木主先後捐貲二百十兩有奇又得學正胡思樊訓導朱日濬吏目楊淮昌暨紳衿等捐

乃嘆古人得父書必灑掃再拜而後讀讀必更拜良有以也故即以拜書名其亭焉

## 十君子堂記

江闓

堂以君子名重竹也十者何志不孤也竹而曰君子者何君子之樹德立身虛受砥礪名行夷險一致恆取配於竹故進而予之曰君子竹何在蕭爽玉立於堂以南者是也堂外不皆竹若柳若菊靖節之風尚存焉固君子之亞也旁有隙地雜以園蔬圃圃小人之業烏乎取雖然學稼學圃無傷爲君子亦得以君子概之予之初

暨明年堂後搆小亭亭前蒔果木藤草花十數種亭几堆積殘書數百卷稍暇研露校閱或出書就日曝霉溼或檢拾避風雨鼠蟲某樹某卉或購或乞或分或移或種或溉或防護或莘架上蒔階除折入瓷瓶否則掃地焚香洗盥滌研嘯詠栽花危坐散步與小兒女話言雖生平不辨琴與弈頗不厭從旁觀聽檐外更時送禽鳥聲不輟凡皆退食時亭午所有事也初擬迎養老親親不果來時康熙二十有五年丙寅重九日亭落成是日也適得老親手書喜不勝蓋一官去家甚遠得書爲難

此苟積沙土以爲臺高不十數尺卽出繚垣上坐見遠山疊嶂蒼翠不一狀千百里畢列咫尺間安在其爲陋也抑或後之來者繼而新之又安見他日之池館宏麗不權輿於此草堂乎倘繼此而廢之將此草堂未可必其久而不壞也況其爲不陋者乎遲之以數十年之久生齒桑麻當不似今日初離兵甲蓁蒿滿目留此一堂以待後之君子庶知此日之官舍止於如此卽可以想見此時此地之民生愁楚或者不至重勞吾民以求不愧於君子不愧於竹夫然後知築此草堂之意固又不

人均城也民默默然猶若不相接也期年民則粥粥然敬而懼矣三年民且訢訢然悅懌而安矣州事之繁者漸簡簡者漸歸無有矣以故守土之吏暇日漸多一日闢官齋之西除穢濁榛蕪隨意栽插長短竹樹未幾則背欣欣然而向榮矣於此葺草堂焉堂之側無取乎塗塈雕繪甃石鑿池嘉樹名花以疲工力也深十尺廣倍於深堂四壁土以代陶門與牖竹以代木堂階甃碎石子以備沮洳堂宇之下則仍其地而稍稍剷平之或人且病其樸陋過甚夫豈知我之安於陋也非無謂矣於

人民凋敝余力為鋤煩除苛一切雜派陋規亦盡痛革而且詳免夫役嚴禁燒熬良以興利必先除弊弊除而後利可興也由是勸諭開墾飭習紡織立義學論鄉約修立橋梁道路擴充義塚公園懃懃懇懇凡事之有裨國計民生者罔不次第舉行而修濬渠堰以滋灌溉更在所汲汲焉一日者巡行阡陌勸課農工由南關而南自石板灘至草店村有古渠一帶延袤數十里即所謂柳坪堰也余查州志此堰頹廢已久康熙初經前刺史龔君居易督修曾幾何時而頹廢如故余為慨然者久

僅存乎竹已也

## 重修榔坪堰古渠記

知州　錢世俊

蓋聞天地有自然之利因其利而興之足以裕課阜財其關係乎國計民生誠非淺鮮顧始或興之中或廢之廢而或不能復興之則自然之利天地固無盡藏而於國計民生終無裨也均州處萬山之中其地高其土瘠幸有三塘六堰挹彼注茲可以灌溉豈非天地自然之利乎乃不加修濬率多傾圮淤塞而榔坪堰古渠爲尤甚余於康熙甲午初夏來牧是邦四境之內土地荒蕪

修但非使君倡率之終如築舍道旁今日水利復興雖天地自然之利實使君之賜也敢不拜嘉余曰此言非余所敢聞惟願自今伊始踵其事而修濬以時不使此渠復即傾圮淤塞則天地自然之利長爲若輩所有裕課阜財端在乎此幸無忘吾今日之言衆皆稽首受命復進卮酒余亦喜從中來爲之浮一大白乘興而書其始末勒之於石因不禁言之長且不計詞之拙也

## 滄浪亭記

知州　張道南

出均城四里許有亭翼然負山臨水余因公事坐小艇

之念此渠一通可以溉田若干畝歲收五穀若干石眞天地自然之利也若之何聽其頹廢而不修濬以裨我國計民生耶爰是倡率士民鳩工修濬令兩地戶首並道人劉本述等董成不數月間疏通渠路水利復興今端午後一日余因定界西河取道於此見堰邊旱地改作水田樹藝稻穀耆老士庶以及羽流凡有田地藉溉於此渠者咸集馬前額手颺言歸功於余且稱觴爲余壽余曰此天地自然之利余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衆曰唯唯否否惟民難與慮始吾儕向亦知此渠之當

貢漾東流爲漢折而又東爲滄浪水過三澨至大別会漢水出漢中大別在漢陽湖流尋源斯水之爲滄浪何疑乎第隔均城四里許而志云四十里蓋舊有武當縣秦屬南陽郡隋屬順陽郡唐改爲均州其言四十里就武當縣言之也至以爲沔口則就下流而概稱之耳蔡邕漢津賦顧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是已或曰均地僻壤孔聖至楚轍跡未經歌聽孺子胡爲乎來哉考嶧志縣北有滄浪淵鄒與魯接壤所聽之歌在彼不在此故孟子亦從而引之若禹貢則源源委委水道不爽

過其下問之榜人曰此滄浪亭也年久日廢都人士相與搆而新之因命泊艇亭下緣水涯層累而上地不過丈餘深廣如之亭只數椽試開軒一望風光雲靄沙鷗水鳧無不獻媚爭奇石壁嵯峨嶔崎歷落如立者如坐者如卧者其間蒼松翠柏奇花野草映臨水中一痕帶綠四圍爭混忽而魚舟欸乃與禽鳥之聲相唱和於山水間因憶劉澄之山水記滄浪在沔口玆去沔水數百里何以稱焉退閱志謂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即今均州地余於是悠然有會也考禹

神何神不福而廟不過具文不能如子之敦厚周愼則何在爲神何神肯福而廟祇成虛器子但持予所言以告十方衆姓十方衆姓樂採予言則衆姓之功德無量子之功德愈無量矣是蓮臺一所非子與衆姓香火之地乃子與衆姓同歸善域之地也而寺將從此千古矣而又何記哉寺僧潔林聞予言遂鐫諸石以誌緣起云

致襄陽道幕吳之剛書

吏目　蔣承銓

僕秩位卑下分內可爲之事甚少惟個糧一節係僕專司以有用之財置無用之地似無妨行已之志而其事

吾見其地吾聞其語斯水也斯亭也不相與長千古哉

## 重修蓮臺寺記

學正　易履泰

十二蓮山之麓有居士焉曰魯端俊能讀肘後書活人無數兼喜持齋事神講一切陰果福田歷久不倦衆皆呼之爲魯善人云日者不遠百里叩冷署謁予曰予宅邊有古刹遺地不知何年傾圯今予與衆姓約另結數椽以妥神靈題之曰蓮臺寺乞爲之記以生山色予謂神與人相呼吸者也人不待神而始福也神不待人而始靈也使十方衆姓盡能如子之敦厚周慎則何處非

而均州正賦之所以微薄也僕到任雖僅數月已熟知武當各宮粟紅貫朽並無須佃糧以養其生而佃糧每歲數百串分灑八宮實屬加太山以土壤益大海以細流不特無關輕重適足增其淫博搆訟之費僕不自揣竊謂官無論大小總宜以教化爲心政有輕重總宜以人文爲本僕職雖下吏世業詩書少從先君遊見人才繁盛科甲衆多之地大抵皆有賓興以資扶掖而大鼓舞均州山川明秀所謂郤詵之玉王恭之柳者夫豈乏人特以距省過遠毫無賓興以助資斧故觀光者少而

又於後任無大損於學校有大益請覼陳底悉祈轉質
觀察以預示夫可否焉夫佃糧者前明於武當山建置
八宮以此糧豢養道人者也鼎革以來前代弊政莫不
掃除更張武當僻遠事又微細故因仍至今而未變耳
夫均州錢糧在宋則三萬餘金在明初尚有萬餘金明
季至今僅徵銀三千餘兩者以宮觀旣□官山八百里
其間山澗固多而原隰陂澤良腴亦復不少悉裁之以
付道人令其衣租食稅不供征賦而又於山外良田減
正供之額撥作佃糧此武當之□所以歷兩代而不替

自留之產固依然連阡接陌足供豪傑所謂九牛亡一毛較之奪黃龍寺僧十分之八以歸膏火者其多寡輕重爲何如耶惟是此款係徽衙門徵發尚有盈潤事雖爲公而此缺甚苦則亦須爲居此官者一熟籌之查佃糧一項歷年發給各宮之餘貲亦已解繳鹿門書院添湊膏火而每年發給道衆者爲數共一千三百石每石納戶交錢四百五十文刻下則每石折交錢六百文而由徽衙門發給八宮則每石發錢三百八十文共一千三百石本宮共得餘利錢八十四千五百文此外治酒

文教不興今欲以豢養道衆之佃糧改作賓興取黃冠不甚愛惜之款以嘉惠黌序當亦大君子之所樂許也況撥僧道厚產以益學校此等義舉地方良吏往往爲之即以襄陽論道光間因黃龍寺僧恃富健訟院令詳明道府上及督撫除歸本寺留地二頃以供香火外餘地八百畝價值萬餘金一槪歸鹿門書院全卷俱在調查即得其詳夫寺僧自置之產尚可奪歸書院況佃糧爲百姓脂膏原係官家公項豢養若輩四百餘年即奪以養士夫豈爲過且此款即奪而八百里之官山及其

欲補得此缺時然後爲之見補蘄州則此舉似可不必但此二十餘千之事於後任原無大損而栽培學校觀察得大名閣下樹大德卽僕亦得附驥尾以博休聲於無窮是則僕區區之志也祈卽轉質觀察可否具詳申請賜一同玉俾有遵循

州刺史江公闓去思碑

抱樸子有言今世守令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羊鉅平峴山片石遺烈千秋狄梁公去甯州日士民勒碑頌德不期而至者以千數非仁風惠澤

兩席延請各道衆於衙門求助每年酌讓一百石本官又得露潤錢三十八千五百文而席不豐盛則此一百石彼固不肯讓也故不但延請之日本官須求以卑詞婉容卽此兩席亦非十千不能辦總計百石之讓除酒席所費不過僅落錢二十餘千文而窮官醜態則眞不堪令外人見矣今若改作賓興仍由敝衙門徵發則一千三百石中共八十餘千之餘利固自在也至所讓百石利僅二十餘千爲數甚微不但僕不願露潤卽後之居此官者亦不至以二十餘千之故咎僕也僕之初願

名宦祠增立祀位臚陳朱廣文錦幖懿行申請崇祀鄉賢再駁再議卒獲請公之敦崇禮教有如此我均僻處山陬士風樸野無經師人師砥礪甄陶公闢文壇勤月試慈竹義木教育作新復取古今圖史若干卷庋諸黌宮俾學者得資流覽作十君子堂日挈邑中淹雅士唱答其間識妃豨辨碻礉漸洗折揚皇荂習公之嘉惠士林有如此自明季闖賊虔劉我均陵民生凋瘵元氣未復公怙冒情殷遇鼠牙雀角立予剖決催租則悉蠲火耗令民自封投櫃胥吏不擾正賦無缺懸魚却餽一時

入人之深曷其謳思愛慕歷久而不渝也賢大夫輔世長民愷悌慈祥古今一致循良報最媲美前麻蓋於我邑侯長六江公復見之公以貴陽名孝廉兩舉博學鴻詞筮仕荊楚自涖均以還澡雪精神百廢俱興旣廟謁

先聖則見正殿三楹朽蠹不堪其崇聖之宮及西廡鄉賢名宦諸祠皆以兵燹頻仍蕩然無復存者公惄焉心憂刻期籌款興役自崇聖宮大成殿以訖明倫堂戟門泮池悉一律將事窳者修之廢者建之傾側者淤壅者悉正之濬之工旣成復博稽舊史凡前賢之官茲土者請於

一鼓之制羣盜屏跡又建橋梁修道路凡利濟編氓者皆殫力爲之比兼攝鄖縣卽條議利病七大事當路咸擊節稱善陽九宗之撫字心勞微公其誰與歸公以乙丑秋來牧越四年己巳春三月奉太封翁青園公諱遂解組而去邑士民臥轍攀轅瞻戀依依如嬰兒之失慈父毋公有德於吾均人厚吾均人之感公德者亦彌摯爰紀其仁施惠政勒諸石以誌不忘先是公嘗宰益陽著嶶猷膺卓薦及鳴騶北楚益之民不憚數千里跋涉關河蒙犯霜露歲時至均陵叩起居安否公之善政得

江淸無比之頌洋溢於滄浪參嶺間敦俗勸農歲闢荒蕪田八千畝有奇比年春夏亢晴竭誠步禱甘霖立沛東先生通神明不是過也戊辰五月值鄂垣兵變難民麕集米價騰貴公移檄告糴全活奚啻恆河沙數或苦於疫則出刀圭以療之或苦於祟苦於虎則疏山神以禳之太和翔洽百姓咸安生息公之惠保小民又如此至如闢淫祀請易前明各宮觀僭號闡前賢嘉言懿行增補志乘一卷尤關體要曩昔太和山範銅諸神像每爲奸人盜竊公嚴捕治之卽以銅鑄巨鐘仿李崇一樓

丹弗飾砌也敗茂草弗除周視兩廡以次亦朽蠹畧同
不禁惕然懼愍然憂思修葺而鼎新之徒以鄭虔官微
無能爲役爰商諸州刺史謝公蘄爲籌畫公以官儲無
羸莫以應時邑貢生張君融聞余言毅然捐貲而諸生
張文齡朱國賢亦各傾囊勸助遂諏吉幸作興事董者
不威役夫謂平工既蕆入廟瞻仰者咸相告曰殿舊也
而宏整若是壁舊也而黝堊若是砌舊也而平治若是
於以妥
先聖之靈昭肅雝之敬禮門義路日闢以新擬諸辟雍海流

民心實超出尋常萬萬而吾均人之懷恩蒙澤實將腹
詠心歌歷百千禩而尸祝於勿替也闔邑士民謹記

重修文廟碑記　方士堯

黌宮祀典隆重體制尊嚴凡聲教所覃敷類無不高其
閈閎擴其殿廡丹楹碧宇煥如巍如非特宮牆美富於
以肅多士觀瞻實則尊崇
先聖必如是而後足以嚴對越昭誠敬曷敢因陋就簡叢褻
越僭也余以己未仲春初司鐸均陽首廟謁焉竊見殿
瓦脫落雨則滲漏滿庭榱棟漸頹蝸蚴將圮壁也剝塗

## 重修廟學碑記

邑人賈洪詔金門

廟學之建凡以尊
聖而造士也
聖人之道之大與德之隆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天下郡縣莫不有學歷萬世而不易者也我
國家文教昌明崇儒重道特隆
臨雍講學之典所以尊
先師而啟後學者軼於千古矣州學修建於宋咸平改於元明洪武初復行修建迄明季闖逆入城盡燬

道德之富亦庶幾有合焉是役也倡貲者張君融其鳩工庀材終始勤事者則張君文齡也謹濡毫而爲之記

武當山金仙洞摩崖記事銘　　吳嗣仲春谷

歲丁巳四月旣望襄豫股匪由竹房竄入武當山頂會集兵勇勦之賊渠以下數百餘人悉就擒伏誅時當重午勝地肅清喜而銘之銘曰天柱峯高萬丈誰負嵎踞其上道招魔慧生障勵我兵奮我將未浹旬全掃盪山有靈頂無恙

國之威神之貺曰眞武庶幾當

圮俱皆棄舊更新木易疏而爲櫛石易确而爲整丹漆易黯而爲鮮次及於兩廡大成門騰蛟起鳳坊煥然改觀名爲修實不啻揶焉士大夫修廢舉墜尋本溯源如施君者亦今世之所希也夫禮樂之地風化之原古者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其非第務詞章弋聲譽之謂其謂躬行實踐明體達用希賢希聖由此其選也司馬遷作孔子世家其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竊願吾邑諸君子雍容揖讓於學校者胥知

聖人之道之大與德之隆而實致其嚮往之誠由是崇實學

國朝順治七年知均州事陳君瑚倡修大殿十年知均州事趙君元明捐修明倫堂甫告成郝賊至復燬康熙九年知均州事佟君國玉重建正殿五楹厥後知均州事黨公居易江公闓復相繼鳩工補建然後規模大備乾隆癸卯年邑人士復修葺之仍其舊補其闕也迄道光癸卯已歷六十餘年棟宇敧斜門欞摧落上雨旁風見者增慄是年秋邑侯施君鐘下車伊始展謁廟學心甚惕然商之學博與邑人士集議重修自勸捐鳩工庀材罔弗籌畫盡善經始於大成殿高其閎崇其墉楹桯階

先世敬上五王封號明昭祀典我國家崇儒重道建崇聖祠於大成殿後寰宇攸同垂爲定制春秋上丁豆籩簠簋必於崇聖祠先致祭焉蓋敬其所尊煌煌乎鉅典也均邑崇聖祠舊居正殿東偏於義未協鄉先輩因前人有崇聖祠當別爲一宮之說遂仍其舊而修建之年久相沿未之詳考也同治七年冬爰集同學公議更正適循署總督郭中丞柏蔭巡閱涖均恭請移崇聖祠於正殿後繚以紅牆俾前後聯爲一體

正人心人文蔚起風氣益蒸蒸日上將見處則爲醇儒
出則爲名臣
聖天子興賢育材於吾邑券之矣歟歟盛哉至於禮器樂器
殘缺無存尤未足以昭誠敬而示法守則俟後之君子
修舉明備以重祀典云

移修崇聖祠碑文

粤惟立廟崇祀典禮攸關昔周公正明堂之位秩然有
經亙古莫之能易伏以
先師孔子德配天地爲萬世師自前代以來溯本循源追崇

以誌諸石俾後之君子考證焉

## 規復南陽書院記

賈洪詔

傳曰賢才出國將昌又曰爲政者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賢才之有裨家國昭昭也然非當事者殷心樹人拓廣廈以居之擇經師人師以裁成之培厥寒畯資以蘭膏遴其英特躋諸上舍獎誘焉作育焉鼓舞而激勸焉則人才終無由而振

國朝龍興二百餘載興學教胄雅化涵濡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洋溢乎方外凡天下郡縣莫不有書院以爲養即

即移明倫堂於東偏以符典制當奉郭中丞面諭州刺史查明書院存款撥修州刺史業經遵辦幸作興事適工甫及半旋因執事以經費不敷工遂寢十二年秋復與李霖峯學博聯輝蕭子念學博延祖熟議商之全揩州刺史斑峯籌款竣事鳩工復作朽者更之缺者補之一時松桷旅楹煥如翬如又以明倫堂至禮門形勢蜿蜒弗克整齊嚴肅相度再三宜立門壁於適中之區以成方正之矩顏其額曰中則正遵

聖訓也亦駸駸氣象崢嶸規模宏整矣既蔵事爰書其顛末

乎濠梁逸禽之棲乎叢藪淵如也曠如也公復爲之延
通儒致脩羊時出其清俸升堂設饌或分錫金錢花資
潤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公之惠我均人意良厚矣惜
後無繼公志者寖以廢雍正中某尉權假居焉後遂沿
以爲恆因循日久邑人士無復過問如是者近百餘年
負書院居民辛侵其基址道光年吏目某取門楣書院
額棄之欲徑改爲廳署邑紳士等起而與爭舉書院舊
額復懸焉同治甲子冬余解組歸凡學校諸事宜皆稔
於見聞竊念士大夫退處林泉崇禮教維風化皆分有

莫不有主書院者以爲教書升論秀多士如雲大率育材之規畫愈隆則英俊之輩出者日益盛然則書院之所關顧不重哉余閱覽州志邑舊有南陽書院湫隘卑溼陋已甚康熙初寶雞黨公居易來牧以培植士林爲已任舍舊圖新度南門嚮明地移建焉軒軒乎其爽塏也恢恢乎其閎深也以堂以齋以庭以門以舍以墉堂則中立凡三楹齋翼之庭立若堂門重闔洞豁舍左右鱗比窈而深廓其有容墉極登登然前則高其閈閎廚宇咸備邑人士藏修其間開眼界拓胸襟若巨鱗之游

題多朽蠹當年書舍悉廢爲蔬圃鼎新之役疇爲圖之光緒元歲江右王君培厚牧茲土不數月政通人和籌鉅款置膏火田爲延聘山長地時書院前左俶作民居右亦爲胥役佔踞君遷之逐之改建院外門宇拓隘爲廣啟卑爲崇易窳爲新方將以次經營旋瓜代去不克竟所爲比歲豐歉不時余亦審機揆勢姑置之憶曩游蒼山翠海日若昆明若騰越若景東諸書院試館或補葺或創建幸作興事胥不日觀成洎一賦遂初於桑梓育材地圖維茂二十年僅復舊基旣慨無能行自愧也

當爲未可自同寒蟬爲劉勝所非笑於是首稽覺宮次第整理工之未竟者補厥役儀之久廢者修厥器祠之偏隘者正厥居亦既稍稍改觀矣迺復清釐書院集老成正士議請於當路圖規復羣情忻然會有從中力梗者衆滋慮余力持之爰請諸學使張孝達太史亟爲嘉允檄州如請籌措而執事以客卿之言弗重也尋大中丞郭遠堂先生權督篆巡方涖均造廬通款洽余復覶縷以陳郭公深韙之壬申春皖江朱君宗濤至承中丞命籌款創修捕尉署而書院始復舊居第堂齋僅存榱

蜿蟺之所鬱積滄浪清流淵渟之所孕育知必有魁傑瓌瑋之士出乎其間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冠倫魁能含忠履潔遠軼馮忠敬祁理學而上炳靈江漢為邦家光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夫修廢舉墜之役有其念之莫與倡也有其倡之莫與贊也有其贊之莫與任也倡以始念贊以遂倡任以成贊而又必握其權遴其會乃克圖成功於旦夕經所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者不信然歟昔唐李涉偕弟渤隱居匡廬啟白鹿洞爲書堂相與游息宋晦庵朱子因其基址拓舍齋擁皋比殫心講學一時名儒碩彥望風景從理學之盛遂超乎近代今吾邑書院舊宇猶存後有繼黨公之志者葺而新之廣廈宏開扶風帳啟溥薪槱之化成翹秀之材武當磅礴